

美学论文选

車尔尼雪夫斯基著

繆灵珠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学論文选

〔俄〕車尔尼雪夫斯基著

繆 灵 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646 字数116,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5 1/16 插页2

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定价(7) 0.60元

目 次

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	1
当代美学概念批判.....	35
論崇高与滑稽.....	76
論亞理斯多德的“詩学”.....	124
注释.....	159

藝術对现实的美学关系

——作者自評^①

迄今流行的美学思想所从出的概念体系，現在已經讓位於另一种世界觀和人生觀了。这种世界觀和人生觀也許少些誘人的幻想，可是更符合於在今日自然科学、历史科学和道德科学發展之下从严格研究事实所求得的結論。車尔尼雪夫斯基先生認為：美学既然是密切地依賴我們对自然和人的总概念，那末，随着这些概念的改变，艺术理論也应该有所改革。他所提供来代替以前理論的理論到底正确到甚么程度，我們是不敢妄断的，还是讓時間来判断好了。就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先生自己也承認：“他的論述可能有些不徹底、不充分和片面性的地方”；然而，其实应该承認：流行的美学信仰，既然它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所根据而深信不疑的形而上学原理被現代的分析推翻了，就应该另找根据，否則，如果不再用严格的分析来予以証明，它就不得不讓位給別的概念。作者深信艺术理論应该另有一番新面目，所以我們才准备这样提出：改革是必要的，因为既然整个哲学大厦都还在改建，它的各部分当然也就很难站稳。那末，艺术理論应该依照甚么精神来改革呢？他說：“重視现实生活，不要輕信先驗的、那怕是对於幻想是愜意的假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自評其學位論文，即周揚同志譯的“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文与該篇是姊妹篇，可以合讀。——譯者注。

說——這就是今日科學的主导方向的特征”；他認為：“甚至我們的美學信仰也必須歸入這一方面”。為了達到這目的，他就得首先分析以前關於美、崇高〔（或者，他之所謂‘雄偉’）〕、悲劇等的本質，乃至關於幻想對現實之關係、藝術所以優於現實、藝術底內容和主要意義、人底藝術創作欲所從出的要求等等的概念。所以他指出這些舊概念是經不起批判的道理後，就努力從分析事實以求得新概念。在他看來，這些新概念更符合於現代科學思想的一般特征。上文說過：我們不敢妄斷他的見解到底正確到甚麼程度，我們只限於闡明這些見解，指出其中特別使人注目的缺點罷了。文學和詩是我們俄國人所十分重視的，無疑可以說，這是別的国家所不及的，因此，我們認為，車爾尼雪夫斯基先生所觸及的問題值得讀者注意。

可是，真是值得嗎？——那是大有可疑的，因為連作者自己也顯然不敢完全相信這點。他認為有必要來證明他並沒有選錯研究的對象。

他在序文中說：“今日是專門論文的时代，而我這著作可能受到非難，說它不合時宜。為甚麼作者要選擇這樣普遍、這樣廣泛的問題——藝術對現實的美學關係——作為他的研究对象呢？為甚麼他不選擇一些專門問題，像今日大多數作者這樣做法呢？”他的答辯是：“作者認為：只有到了再沒有新的切實的意見可說的時候，討論科學上基本問題才是無益的。可是，當我們對專門科學基本問題的新看法已經發現了相當多材料的時候，只要還值得對美學加以討論的話，那末就可能而且也應該把這些基本思想提出來”。

而我們覺得，作者不是不大了解情況便是太拘謹了。我們覺得，他不妨摹仿某作者，給他自己的文集寫篇如下一類的自序：

“我這著作簡直是一堆破爛，因為今日就全不該去討論我所揭示其本質的那個對象；但是，因為許多人還沒有找到更愉快的事情

来散心解悶，那末，我刊出此集對於他們也許不是無益的罢”^①。

如果車尔尼雪夫斯基先生决心依照这个先例直言不諱，他就大可以在序文中說：“我承認的，时至今日，美学問題在科学上已經落到次要地位，那末就沒有特別討論它們之必要了；但是因为許多人还在論述更沒有內容的东西，那我也就有充分权利来討論美学，無疑美学對於思想界至少还能引起一点兴趣”。他也大可以說：“真的，有些科学比美学更有兴趣；可是我沒有能力去討論，而別人也沒有論及它們；因为‘既沒有較好，人也就得滿足於較劣’（‘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②），所以，讀者諸君，您們也只好滿足於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罢了”。这样的序文是坦白而又漂亮的。

真的，美学對於思想界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兴趣，因为美学問題的解决有賴於別的更有趣的问题的解决；我們希望对优秀的美学著作有所認識的人們都会同意。然而，車尔尼雪夫斯基先生未免匆匆滑过了美学与自然观和人生观总体系相接触的交点。在論述流行的美学理論时，他差不多沒有談及它是憑借什么样的总論据，而只憑一片叶子去分析“思想树”^③的枝杈（仿照平凡思想家的先例，我引用“伊戈尔远征記”这句话），他关心的就是这枝杈，他却沒有說明長出这枝杈的那棵思想树到底是什么，虽則大家都明白这样的沉默對於条理的清哲並無絲毫的益处。同样，他在論述自己的美学概念之际，只着重美学範圍內的事实，而沒有論及应用到美学問題上便形成他的美学理論的那些总原則，虽則，照他的話來說，这不过是“把美学問題归納到对生活与世界的現代科学概念里”罢

① 这是費尔巴哈文集自序中一段的大意。——譯者注。

② 即周揚同志譯的“生活与美学”，以下的引証皆見於此文，不再注出。——譯者注。

③ “思想树”意即某种思想的整个体系。——譯者注。

了。照我們看来，这是严重的缺点，这个缺点就可能使許多人对他那理論的思想內容感到模糊，並从而覺得他所發揮的思想只是他个人的思想罢了，我們認為，他絕不能以此自負，因为他自己說过，如果他所駁斥的旧美学理論至今还見於美学教程中的話，那末，“他所採取的观点却是經常在文学上和生活上可以見到的”。他自己說：“我們的艺术觀，溯源於最近德国美学家所採取（但被作者駁斥过）的观点，而是通过辯証过程从它們中产生出来的。現代科学的一般觀念早已決定它的方面了。所以，这种艺术觀直接跟兩種思想体系連結着——一种是本世紀初的，另一种是最近（二十年——作者补加）的。”那末，我們要問，为甚么他不接着去闡明這兩种体系的总世界觀呢，这是必要的呀。这个錯誤，也許除了作者本人以外誰也不会明白的，但無論如何是个非常显著的錯誤。

一个批評家，如果对作者的理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闡明者，那他就應該完成作者为了闡明自己的思想所應該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

饒近，人底“实际的、严肃的、真实的”欲望、憧憬和要求，与“虛構的、幻想的、懶散的、甚至在空言者或臆想者看来也沒有实际意义的”欲望等等，彼此之間是常常有所区别的。若要找这样一个人：他的虛構的、幻想的憧憬是十分發展的，可是事实上却又絕非他所需要，这可以用“当代英雄”中的卓越人物格魯希尼茨基为例。那个有趣的人，忙忙碌碌，身心俱瘁，要去体会他所絕不能体会的东西，要去追求他其实絕不需要的一切。他想受伤，他想去当个普通士兵，他想失恋而陷於絕望，如是等等——如果他不能获得他所醉心的憧憬和幸福，他是活不下去的。然而，一旦成全他的欲望，他的命运又是多么悲惨而动人呵！如果他想到任何的女子都不会鍾情於他的話，他也許会永远謝絕愛情。他內心苦惱着，因为他还

未当上軍官，但是当他得到所想望的飞黄騰达的消息时，他便乐極忘形，輕蔑地抛去了以前他口口声声以此自負的服裝。每个人都帶有一点格魯希尼茨基的成分。总之，人在虛伪的环境中往往有許多虛伪的欲望。从前人們沒有注意到这一重要情况，便立刻說人总有幻想着一点甚么的傾向，立刻宣佈一切病态的或懶散的奇思妙想乃是人性底根本不可缺少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必須得到滿足。甚么不可缺少的要求是人所沒有的呀！据說人的一切欲望和憧憬是無限制的、無壓足的。現在，这点就要更审慎地去处理了。現在，人們要研究一下：某些欲望是在甚么情形之下發展起来的，在甚么情形之下逐漸平息的。結果，这显得是十分簡單而同时也十分可慰借的事实：其实人性的要求是並不过分的，只是因为趨於極端，只是因为不順利的处境使人陷於病态的憤怒，或者因为完全沒有任何相当的滿足，这些要求才会在幻想中达到巨大的發展。甚至人的激情本身，只是当遭到太多障碍的时候，才会作“排山倒海的發泄”；而当人处于順利的情況，他的激情就会平息下去，保存它的力量而不再放縱，失掉它那吞噬一切的貪欲和破坏性了。一个健全的人是沒有苛求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先生就曾举出若干个类似的例子（偶然散見於他的作品中）。他曾說過：“人的欲望是無限的”这种見解，如果照習慣所了解的“任何现实都不能夠滿足人的欲望”这意义來說，是錯誤的；反之，人不但滿足於“现实中可能有的最好东西”，而且也相当滿足於平凡的现实。但是，必須区别实感和空談。只有在完全失掉了健康，在至少失掉相当儉朴的营养的場合，欲望才会在幻想中被刺激到急躁的緊張程度。这一事实，全部人类历史可以証明，而且凡是生活过、反省过的人都能体会到。只有因为縱情者陷於反常的状态，只有当激發某种激情的、出於自然而其实相当平淡的要求，久久未曾得到相当的滿足，未曾

得到那怕是平淡的、絕非强烈的滿足，那时激情才达到过分的發展。这一事实是人类生活总規律中的局部情形。無疑的，人体並不要求，也不能忍受太激烈的、太緊張的滿足；無疑的，在一个健全的人，欲望是跟体力相符的。不过，必須指出：这里所謂“健全”是指道德上的健全。热病往往是因感冒而起的；激情，道德上的热病，同样是一种病症，当人受到不利环境底破坏性的影响，他也同样会犯这种病，例子是不难找到的：激情，尤其是無數故甚其詞的小說所描写的“爱情”，一旦障碍消除，有情人成了眷屬，則爱情便失掉它那热烈的浪漫情調了；难道夫妻相爱就会比因障碍而不得結合的狂恋时期爱得少些嗎？完全不是的。人人都知道，如果夫妻和睦，幸福地生活，他們的彼此依恋是与时俱进的，終至会相爱到这样的深，正所謂“相依为命”，〔而每人都是只有在对方的幸福中才找到自己的全部幸福〕，假如其中一个不幸而死，未亡者就永远失掉了生趣，那是千真万确的，而絕非徒托空言的丧失。然而，这种非常强烈的爱情其实並沒有甚么激动的情緒。为甚么呢？只因为沒有障碍干預它罢了。只有当我們在现实中感到太貧乏的时候，縹緲無边的幻夢便支配着我們。躺在光板上，人就会夢想到鴨絨被褥；一个健全的人有了一張虽不豪华但相当溫暖而舒适的床，就沒有理由被誘惑，也不会被誘惑去作鴨絨被褥的夢想。假如一个人必須生活在西伯利亞的冻土地帶，他可能夢想到神奇的园林，人間罕見的树木。它們有珊瑚的树枝、綠玉的叶子、紅宝石的果实；但是，一旦置身於不甚遙远的地方，譬如庫爾斯克省或者基輔省，大有可能尽情游覽虽不富丽但雅潔可愛的园林，飽看苹果、櫻桃、梨树，即使一个好作夢想的人大概也会忘掉了“一千零一夜”的园地，甚至想不起西班牙的檸檬林了。当事实上不但沒有华丽的大厦，而且沒有勉强过得去的茅舍，那时候，想像便会建筑空中楼阁。在

百無聊賴之際，想像就來作祟：現實中沒有差堪滿意的環境——那就是幻想生活的根源。但是，現實還算是不錯的，所以，在現實面前一切幻想便顯得貧乏而無聊了。一旦置身於現實生活的現象中間，即使最堂皇富麗的夢想顯然也會被我們忘掉、擯棄，視為難滿人意的。這一無可駁斥的事實，無疑可以證明幻想即使如何美麗、如何動人，也遠不如眼前的現實。陳舊的世界觀（超現實的科學體系就是在它影響之下產生的）與今日科學的自然觀和人生觀之間的一個本質的區別，就在於這一概念之上。今日科學承認現實遠勝於夢想，深知沉沒於幻夢中的生活之貧乏和無聊；而從前人們未作嚴密的研究便認定幻想其實是比現實生活現象更高、更迷人。在文學方面，從前這種對夢想生活的偏愛，就表現為浪漫主義（這種浪漫主義的丑態及其內部的貧乏早已是人人公認的了）。

然而，上文說過，從前人們並沒有注意到幻想的美夢與人性的真實憧憬之間的區別，也沒有注意到人的理性和心靈所實在需要滿足的要求與空中樓閣之間的區別，但如果真有空中樓閣的話，人或許不願意生活於其中的，因為他在那里找到的只是空虛與飢寒罷了。懶散的幻夢顯然是十分輝煌的；健全頭腦和健全心靈的欲望是很有節制的；因此，當未曾用分析去證明縹緲無邊的幻夢是如何貧弱可憐時，思想家們就會受了它的虛幻的輝煌色彩所欺騙，便說幻夢是高於人在生活中所見到的現實事物和現象了。但是，難道我們的幻想底力量真是貧弱得比我們從經驗中認識到的事物和現象還不如嗎？這點是不難證明的。設使你試去想像，譬如說，一個美女，而她的容貌要比你在現實中所見的最美的容貌還要好看——只要你留心研究一下你的想像力所竭力創造出來的那些形象，那末，你將發現那些形象絕不會比你能够親眼看見的容貌更美，那就只好這樣想：“但願我能够想像出比我曾見過的活人的容

貌更美的容貌呵！”而其实你就絕不能想像出比这些容貌更美的容貌的。要是想像力定要超出现实，它就只能够描繪出極其模糊不清的輪廓罢了，而我們就不可能从其中把握到一些明确的、真正迷人的东西。在任何場合，都是如此。譬如，我不能够清楚而明确地想像出比我在现实中吃过的菜式更美味的食品；我也不能够想像出比我在现实中見过的更明亮的光線（譬如，我国北方的居民，据一般旅行家的陈述，就絕不知道洋溢於热带空际的眩目的光線）；我們也不能够想像出比在现实生活中見过的更悅目的美、比在现实生活中體驗过的更惬意的乐事。我們發現車尔尼雪夫斯基先生的作品中也有这种思想，不过这种思想只是偶然稍为提及，而沒有加以应有的發揮罢了。他就曾說過，創造的幻想底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它仅能够用不同的部分構成物象（譬如，想像出有鳥翼的馬），或者扩大物象的体积（譬如，想像出大如象的鷹隼）；但是比我們在现实生活中所見过的或者體驗过的更强度的东西（即，更美丽、更光亮、更生动、更魅人，等等），我們就無从想像了。我能够想像出比现实中的太陽大得多的太陽，但是我却不能够想像它比我在现实中所見的太陽更光亮。同样，我能够想像出比我在现实中所見的更高更胖的人，但是我却不能够想像出比我在现实中見过的容貌更美的容貌。其实，空談欲望是有可能的；例如，可以說：鉄質的黄金，温暖的冰，糖的苦味，等等——当然，我們的想像力就不能够描画出温暖的冰、鉄質的黄金了，因此，这样的句子對於我們始終是空空洞洞的，对幻想來說是毫無意义的；但是如果不去深究下述的情形：类似这样的無聊句子始終是幻想所不能捉摸、白花力量去想像句中所說的东西，那末，把空話跟幻想所能及的表象混为一談，就会設想彷彿“幻想的美夢比现实更丰富、更美滿、更富丽得多”了。

根据这一錯誤，人們便达到如下的論調，說應該把幻想的（荒

誕的，所以對於幻想本身也是模糊的)美夢看作人的真實要求。於是，無聊的想像力所捏造的一切誇張而其實是毫無意義的詞彙，便被視為極其迷人的東西，雖則其實不過是人無事可做便以此消遣，而憑這些句子人是想不出甚麼意義鮮明的東西來的。甚至說：現實在夢幻面前是空洞的、微不足道的：其實，現實的蘋果跟阿拉亭^①花園里的金剛石果和紅寶石果比起來是多麼可憐的東西呵！現實的黃金和現實的鐵跟黃金鐵（這種像黃金一樣光輝而不會生鏽、像鐵一樣廉價而又堅硬的神奇金屬）比起來也是多麼可憐的東西呵！我們的親友等等活人的美貌比起天國的神物——那些無法形容的，艷麗絕倫的氣仙、極樂女神、謫凡天使之流^②——的美貌，又是多麼可憐的呵！為甚麼不可以說現實在幻想所追求的事物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呢？然而，他們同時卻忽視了一點：即，除了憑借極常見的現實的人底輪廓以外，我們決然無從想像出這些氣仙、極樂女神、謫凡天使的，而且無論我們怎樣懇求我們的想像力，說“給我一個比人更美的神物吧！”——想像力所能給予我們的還是一個人，而且僅能是人，即使它如何的吹噓，說所想像出來的不是人而是比人更美的神物；或者，假如想像力拼命要去創造一些超然獨立的、現實中絕無倫比的東西，它就會力竭而垮台，僅能給我們以模糊、蒼白、不明確的浮光掠影，根本就無法看出甚麼東西來！最近的科學看出了這點，承認這是科學上以及人類活動的一切範圍內的基本事實：即，人絕不可能想像出比現實中所碰見的更高更好

① “天方夜譚”中“神燈記”的小孩阿拉亭，得神奇的燈，擦之有大鬼出現，替他做一切神奇的事情，並且建築了一個美麗的花園。——譯者注。

② 氣仙(Silphid)，日爾曼神話中所說居於空氣中的假想的原靈；極樂女神(hur)，回回教所說極樂世界的女神；謫凡天使(päri)，伊朗神話所說的護守人間的天使。——譯者注。

的东西。而且，你所不知道的东西，你对它絕無一点認識的东西，你就絕不可能想望。

在尚未承認这一重要事实的时候，人們便去信仰幻想的美夢，真是“一言为定”似的去相信，而絕不去研究这些話到底有甚么意义，它們有沒有提供类似定型的东西，还是始終是空話。於是，把夸飾的文詞認為是空話优於現實的佐証，說人類的一切要求和憧憬都不外是去追求模糊的而且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幻影。这就是广义的唯心論的时代。

所謂“幻想的完美”——这幽灵，也是屬於这样子闖进科学中来的幽灵之类：“人只能滿足於絕對的东西，人要求無条件的完美”。我們也看見車尔尼雪夫斯基先生在某些地方对这点作过簡短而匆促的批評。他曾說過——謂人决然是要求“完美”的这种見解，是荒誕的見解，假如所謂“完美”是指（像人們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事物状态：这种状态集应有尽有的优点之大成，而絕沒有任何缺点，那就是說，一个怀着冷酷或厭倦的心情的人，因为無事可做，他的百無聊賴的幻想有可能从其中寻出的那些缺点。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說：不，人底实际生活使我們相信人只能找到大概的完美，严格地說来，这甚至不該称作完美。人能找到的仅仅是“好”而不是“完美”。只有純粹数学要求完美；甚至实用数学也以大概的計算为滿足。不管在任何生活範圍内都要求完美——这是抽象的、病态的、或無聊的幻想底事情。我們希望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但是我們难道不知道嗎，絕對清新的空气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都是沒有的。須知在空气中常常混杂着有毒的碳酸气和別种無益的气体；可是这些气体是这样稀少，所以不会影响到我們的身体，因此一点也不妨害我們。我們希望飲清潔的水；但是河水、溪水、泉水都往往含有矿質的混合物，假如这些物質不多（良好的水往往是这

样)，那末它們就絕不会妨害我們解渴时的快感。而絕對清潔的水（蒸餾水）反为沒有可口的味道。这些例子太唯物了罢？那末，讓我們举些别的例子。誰会有这样的想法，說一个不能尽知世界上的一切的人就不是学者而是不学無术的人呢？不，我們就找不着一个能尽知世界上的一切的人；我們所要求於一个学者，不过是他應該知道一切重要的，並且許多的（虽然絕不是一切的）詳情。又如，有一部历史書，它沒有把一切問題完全說明，也沒有把一切詳情完全講尽，而作者的見解和語言也不是一点一滴都是絕對無誤的，难道我們就不滿意这部历史著作嗎？不，我們是滿意的，是十分滿意这部著作的，假如它把主要的問題都解决了，最要紧的詳情都講到了，而且作者的主要的意見也是正確的，虽然書里也有極少不可靠的或者不妥当的說明。一句話，人性的要求只以“頗好”为滿足，唯有無聊的幻想才寻找虛幻的完美。我們的感覺、我們的理性和心灵一点也不知道所謂完美，倒是幻想却用空話來侈談完美，而關於完美就沒有一个生动的、明确的概念。

所以，輓近的科学就主張須有严格区別人性的真实要求与假想的想像要求之必要：前者向现实生活中寻找滿足，而且有权利去求得滿足，后者則始終是而且当然还是無聊的夢想。我們發現車尔尼雪夫斯基先生曾好几次对这种必要性倉卒地表示过一点意見，有一次他甚至多少發揮了这个思想。“一个养成了矯揉造作的人（即因他在別人中間占居不自然的地位而至腐敗了的人）就有許多矯揉造作的、被歪曲而至於虛偽、縱情於幻想的要求，这些要求是絕不可能徹底滿足的，因為它們其实不是他本性底要求，而是腐敗的幻想底美夢罢了。迎合这种美夢，是不能不招致我們所力求去討好的那个人底譏笑和輕視的，因為他自己就本能地覺得他的要求是不值得滿足的”。

然而，如果說假想的、想像的憧憬，其命運始終是無聊的或者病態地激發起來的幻想底模糊夢境，而人性底真實的合法的要求却必須得到滿足，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既然是這樣重要，那末，我們能夠正確地作此區別所依據的表征，到底在哪里呢？在如此重要的場合，誰能夠做判斷者呢？——人自己憑借其生活就可以下判斷了；“實踐”是一切理論的無可爭論的試金石，在這個場合也應該讓它做我們的指導者。我們知道：有些欲望愉快地追求滿足，使人鼓起全力，務求它們在現實生活中實現——這種欲望就是我們本性的真實要求。反之，有些欲望唯恐與現實生活接觸，怯生生地力求逃避生活，躲到抽象的夢境里面去——這種欲望就是假想的、虛偽的欲望，它們是無須滿足的，而且只有在未曾滿足的情況之下，它們才有其魅力，因為，一旦處於生活底“光天化日”之下，它們便盡暴露其空虛和無用，其實是不能符合人性的要求及其生活享受的條件的。“事實是思想之真理”。譬如，有人自以為勇敢、高尚、正直，他的想法對不對呢？憑事實就可以知道了。人的生活就可以解答他的本性到底是怎麼樣的，也可以解答他的憧憬和願望到底是怎麼樣的。你說你餓得很嗎？讓我們看看，你在食桌上是不是擇食。如果你拒絕家常便飯，而等待着人們端給你麥葷燴火雞，那你就不是胃里真飢餓，而只是嘴上說飢餓罷了。你說你愛科學——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常常研究科學。你以為你愛藝術嗎？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常常讀普希金，還是他的作品不過擺在你的桌上裝樣子；你是不是常常到你的陳畫室里去，常常獨個兒躲在里面，而不只是招待客人才進去，還是你搜藏名畫只是为了夸耀於人前，表示你愛好藝術而已。實踐，是個偉大的揭發者，它暴露一切欺人和自欺，不但在實踐的事情上，甚至在感情和思想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因此，今日在科學上，實踐是判斷一切爭端的主要標準。“凡在理論

上必須爭論的一切，那就干脆用现实生活的實踐来解决”。

然而，如果我們不在这裏講一講“现实”和“实践”这两个詞在现代科学上具有甚么意义，这些概念對於許多人恐怕还是不够明确的。现实——不但包括靜寂的自然界，而且包括人的生活，不但包括現在，而且包括事态所表現的过去和現在所准备的未来。彼得大帝的事業是屬於现实的；罗蒙諾索夫的頌歌，正如他的鑲嵌細工画那样，也是屬於现实的。只有人們的無聊話才不是屬於现实的——他們嘴里說：“我想做个画家呵”，可是就不去研究繪画，或者說：“我想做个詩人呵”，而又不去研究人和自然。与现实对立的並不是思想，因为思想是由现实产生而且力求實現的，因此思想構成了现实底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与现实对立的倒是無聊的夢，想，夢想是在百無聊賴中产生的，只不过是愛交叉着手眯着眼睛閑坐的人們的玩艺罢了。同样，“实践的生活”也不但包括物質方面，而且包括人底理智的和精神的活动。

以前的先驗論的体系，信賴幻想的美夢，說人到处去寻找絕對的东西，而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便擯棄现实，認為现实使人失望，这些体系是根据模糊的幻夢来估价现实的；而新的观点却認為脱离现实的幻想是衰弱無力的，所以在判断各种欲望對於人的主要价值之时，便以现实生活和人底行为所表現的事实为根据——上述这两种观点之間的区别，現在可以明白了吧。

車尔尼雪夫斯基先生完全承認現代科学的方向之正确，他一方面看出了以前形而上学体系的貧困，另一方面他也看出了这些体系与流行的美学理論之間不可分离的連系，便由此求得一个結論，認為流行的美学理論必須用另一种更符合於科学底新自然觀和新人生觀的美学理論来代替。然而，在我們从事說明他的概念之前——这些概念不过是把近代的总观点应用到美学問題上罢